

日本佛教視察記

雨叢



大醒著

日本佛教視察記

行願庵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

# 日本佛教視察記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八角

著者 大

醒

發行者 行

願庵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電話 三三三七四三

有 著  
作 權

總經售處 上海愚園路佛學書局  
代售處 武昌海潮音社及各書店

# 序一



推開十二分教底法藏，很明顯地提示出兩種法門：一是根本的義理，一是方便的機用，就是通常所謂實教和權教；最後結歸在權實不二，不二，是佛法着重的中心點。雖然，佛教縱的時間是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橫的空間遍亞細亞，現時且有漸及全球的趨勢了。但是這不二的重心點稍有離異，佛教在這個人間就呈露着偏枯偏榮的現象而失却整個佛教底體用，換言之，佛教在人間失了調和，不是太高超玄妙，便是走入平凡墮落，都與這人間沒有了教化底力用，甚至成爲人間底贅疣，消滅了佛教底真義，所謂過與不及，其失均也。若是適得其分，機調平勻，雖高超而不失平凡，在平凡而進入高超，靈與肉打成一片，心和物冶爲一體，體用如如，權實不二，纔達到整個佛法的圓滿境界，爲有益於人生的佛教，淨裸裸地赤灑灑

地托出佛教存在於人間真實的意義和價值來。

根據了上面底理論，去觀察過去佛教流行在人間各區域的盛衰歷史和現在的種種情形，那末，將來的新趨勢怎樣也可大概地在意料之中了。記得日本佛教某學者（名字忘記了）他把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佛教底特點提出來，這樣地說：印度是佛的佛教，中國是法的佛教，日本是僧的佛教。這位學者好像——不，也許是我底思想揣摩的解說：印度佛教是佛教根本的策源地，指示出佛教在人間的意義和價值，顯出權實不二的法門；到了中國，依印度原有佛教，加以探究發揚，更穩固了佛教理論的基礎；日本佛教，本印度中國已指示了穩固了的理論，把它充實起來，施設應用到人間，活潑潑地調協了佛法和人間，這是僧的佛教。這種理論，在膚淺地觀察，好像是頗有成立的可能；但稍深一層地去探索，不難觀察出這是片面的、膚淺地、或挾有主觀誇大性的故自眩耀地了。

過去三國佛教歷史事實上所告訴我們的，正當繁盛的時期，無不將佛法與人間調和到適得其分；一落離異之迹，佛教就綻露出衰退，甚至滅亡。

我們讀到大小乘底律藏，心中不期然地會回想到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及當時諸弟子衆底理論和行爲的生活，在在都顯明地注重事實的環境，乃至穿一件衣裳，打一個涕，都要和人間一般生活相調和，使一致地趨向於最高道德的標準，合於有價值的有意義的理性底生活。次之，阿育王時代和迦膩色迦王的時代，都能夠了解這點意義，以佛教的不二法門，力使教化政治協調的作用，造成了印度歷史最光榮的永耀；流風餘緒，仍蘊蓄在暹邏緬甸等諸小國裏，至現代還不失其當時之面影。更次之，馬鳴、龍樹、無着、天親諸大士，闡發了大乘的絕唱，聲振全印度，根據佛教的理論，融攝當時因襲的新興的思想而成爲佛教的大機大用。至後，由龍樹學說的另一部分自成爲密宗，一切都模仿婆羅門的特哩囉教，流爲通俗

的，漸漸地思想墮落了，行爲也變相地穢褻了——這一系的佛教，現在還仍行於蒙藏、康海等處，但已經過了阿底沙、宗喀巴諸大德的改革——表面上盡奪去佛教其他各宗席位，實質已全是特坦囉的密教了，致整個的佛教一蹶不振，以至於佛教的滅亡。自然，這裏有最大的原因：在根本的理論方面，太高超，太玄妙化了，失却了人間的基石；在方便的機用方面，流於太通俗，而下趨於穢褻了，失却佛教的真義；兩者離異太相懸遠，結果，印度佛教祇有歸到滅亡之路！

觀察中國佛教盛衰之迹，也無不適合於這種理論的。在方便上，吸收中國原有的儒道底思想和崇拜祖先的慎終追遠的孝行；學理方面雖產生了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門庭施設儘管有不同之妙，而根本的教義，還是純一無雜地未失印度底本真。所以佛教自後漢末年到明清，也曾遇過很大的阻礙，竟不折不撓地，上至知識塔級，下至愚夫愚婦，都深受佛教的熏陶，普遍地深入人心，形成一思

想、風俗、習慣等等，支配了全國人民底思想和行爲，這是佛孔老融合的產物。到了清朝中世至末年，佛教的大德宗匠，繼起無人，根本教義的十二分法藏，全成廢紙；方便應世的施設，失却重心，變爲祇剩有軀殼沒有靈魂，最大的流毒原爲化俗歸真的孝思，而成爲送屍度鬼的應赴法事，全國底大小寺院僧衆，通統靠這種生活爲生活，幾不知道佛法僧是什麼意義的了。無論僧衆或俗人方面，形式上雖有佛教的存在，實際的精神，已趨落於衰滅之途。

日本佛教，自聖德太子揭開興隆三寶一詔以來，一直到明治維新以前，關於佛教底學理研究，教化施設，都亦步亦趨地依於中國的佛教，或派高德學者留學中國，或歡迎中國各宗派高僧去日本傳教。雖傳去的宗派也有特別的發達起來，如密宗、天台宗、開展出的日蓮宗、淨土真宗等，這無疑地是適合於日本底特殊的國民性，和諧地融化陶鑄了日本底國民風俗習慣等等而成爲日本佛教的特色。



照上舉列三國佛教底歷史事實觀察所得，印度佛教，中國佛教，日本佛教，在興盛時期，佛法僧三寶，都是一體不分，無所偏倚；一至衰敗的時期，成爲割裂不全的支體。印度底佛教，我們現在不必去說它。但就中國和日本目前佛教的情形來看：有許多人是硬說中國現在的佛教比日本好，因爲日本佛教太通俗化了，換新的名辭來形容，是太社會化了；中國底佛教，還能保持古道，不失佛教底面目。日本底佛教，下去再說；中國現在底佛教，是否不失了佛教底真面呢？稍是有慚愧心的和沒有犯誇大病狂的人們，應當自求奮發，本佛教根本底教義，作如實施設應化底方便，以攝化現代底社會，以提高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日本佛教自明治維新以來，住持佛法的僧衆，雖努力於社會教化的運動和攝化現代的新思潮，將佛教底一部分的義理，實現到國家社會的事業和國民的思想；然就在住持僧衆的意義上講，顯然地是失却真相了。這在日本某佛教學者，

也許是自傲爲「僧的佛教」在明達的佛教學者，必有很多的自覺慊然。如福田堯穎僧正和大醒法師談論到戒律的問題，他說：「明治維新時，政府要廢佛教，強逼僧侶還入俗籍，對於出家生活，許可食肉帶妻，所以使僧侶無規律做成了在家佛徒，以後日本佛教就大壞了。明治政府想廢佛教，實際上就是「僧侶全廢」的運動……你們來到日本看了佛教風習之後回國去，將來對於中國佛教改革的時，請小心！不要像日本明治改革佛教失敗似的。」日本佛教底現狀和將來的趨勢怎樣？在大醒法師這部日本佛教視察記裏繪出一個輪廓來；同時也就是我們中國佛教需要改革時期底一面很好的照面鏡子。我們要知道，現在的中國日本兩國底佛教，都是偏枯而非不二的了。

大醒法師，以僅僅一個月底遊歷日本，能把整個佛教底真相全用客觀地寫出，思想的深沉，目光的敏銳，實可驚人！至於這部視察記內容怎樣？無須介紹，讓讀

---

者自去翻閱。

民國廿四年七月七日。  
芝峯寫於四明延慶寺。

## 序二

談起日本來，就會使我們感覺到不舒服：因為在這十幾年來他們給我們的惡辣的教訓太多了！弄得我大好的中華民國百孔千瘡，民不聊生，這雖是我們自己不長進，不好怨天尤人，然而他們的一種侵略的野心，殘酷的行爲，總是昭示若揭！

雖然，這也許是他們那些少數偏狹的政客和短視的軍閥的不良存心，但能夠表現出這驚人的力量的，自有他們整個民族的精神爲基石，如文化之發達，科學之進步，生產之富強，建設之美備，佛寺之莊嚴；而尤其是他們的人民之能守禮節，崇尚佛教。假使以這種民族精神，推廣發揚到全人類，這未始不是全人類的幸福了。所以我們因他們這些少數的政客和軍閥所給予的不良印象，在他們的勵

精圖治，沉毅實幹的精神，確足以爲我們的模範。我們國人對於這點，也似很了解，試看國內的名流學者每歲之往日本的真如過江之鯽。在這種意義上我也是信仰日本之一，時存嚮往之心，可是爲着多方面的關係，總是空嘆無緣，而只有紅着兩眼羨慕別人而已。

大醒法師是現代佛教中思想最活潑，學力最豐厚，而且是最熱心佛教，最慈愍衆生的一位青年領袖僧伽，他懷着火一般的熱心，負着救民振教的使命，此次以私人資格，東渡日本，視察佛教，時間雖僅僅一個月，而舉凡彼邦的民情風俗，宗教，文化等等都收入眼底，納入胸中。自然，他特別的對於他們的佛教有精細的考察，更深的印象，歸國後，作了這一部日本佛教視察記，以公同好。

這次，我真慶幸，獲讀本書之優先權！他一邊寫，我一邊讀，他寫完，我讀完，他一頁一頁地寫，我好像跟着他到日本去朝禮名山大刹一樣，一步一步緊緊地隨着；

他還恐我不明白，故每寫到一處勝景，或一所大寺，以及觀察所得的感想，就檢拿了他帶來的照片，和日人所贈的各種書籍，如教員指點學生，導師引示遊客一般，一張一張一種一種的講給我聽。這二十多天中，我雖未離跬步，而實際我已神遊日本了。現在我不但十幾年來羨慕他人的心得了安慰，而且還自驕傲別人呢，因為我不花一錢，不走一步，而整個的日本，已被我適適意意地遊到看過了也；天下便宜的事情，那裏有過於此者？

這部視察記雖這樣厚厚地一本，可是照他告訴我所見所聞的詳詳細細的寫下來，那就再來那樣厚厚的一兩本或者還恐寫不了呢？現在因為有些于佛敎不大重要，或于國際間有些關係，而又為寫作時間逼促，他只好從略了。他告訴我：將來寫東遊百感時，再來補充。那末，在東遊百感未出世以前，則視察記的讀者只能讀視察記以內的事，而我尙能聽到他視察記以外的種種很有趣味的故事，

這也是我足以自傲的一點吧！

這一部雖名日本佛教視察記，而實際我們可以當做日本佛教史讀；同時牠能引起讀者對於中國的佛教作無窮的感想，感想是事實成功之蘊藉，故此書之作，不單予中國佛教有莫大的利益，而予中日國際間亦有莫大的影響。至于大醒法師文字之精妙，筆調之潤美，猶其餘事也。

我寫下了這一點不像樣的東西，當做我優先恭讀本書之殊勝因緣的紀念，算序不算序，我却不管。

民國廿四年七月五日。定光寺文濤。

## 中日佛教之比較觀——代自序

一

我的脚初踏到日本的國土，眼與耳纔和日本的一切事物接觸，雖不同劉老進大觀園一樣，但我的心靈震撼得自己都聽得到響！爲什麼？感到了不可名狀的慚愧啊！以後，看見了日本的佛教事業，把牠與中國的佛教事業一比較，慚愧在心頭上簡直同一塊重量的石頭一樣了！

二

以前聽說日本有位學者說過：「印度是佛的佛教，中國是法的佛教，日本是僧的佛教。」其實後面的兩句話顛倒了。我到日本去一看，纔知道原來中國是「僧」的佛教，日本是「法」的佛教。不信嗎？日本的佛法，不能說牠不興；日本的僧



侶，說他是居士，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妥當？可是中國呢？各省各縣各鄉各村都看見所謂圓領方袍的僧侶，而「法」却早已就沒有裝在「僧」的軀殼裏了！

三

在以前日本有位井上圓了他著了一本書，書名叫做佛教活論。我想如果我們要來寫一冊描寫中國近代佛教的史書，那很可以把書名稱作「佛教死論」。

四

日本許多佛寺都辦有社會事業，如什麼學校、醫院、幼稚園、婦人會等等，他們在慈善的方面首先總要把佛教的牌子擡出，而他們自身佛教的事——如文化教育等是已經先行做好了。中國可不然了，自從有一班號稱慈善家的人混入了佛門，近來時聞有辦慈善之名，可是糟透了，一班糊塗和尚跟在慈善家的居士們後面跑，都成了「數典忘祖」之流，反置佛教本身「家業」於不顧；這樣，與其